

施叔青集

施叔青集

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



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戰後第二代⑮

施叔青集

ISBN 957-8994-47-8(精裝)

作 者：施叔青

編 者：陳萬益

出 版 者：前衛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200 號 10 F

電話／02-3650091

傳真／02-3679041

郵撥／05625551 前衛出版社

發 行 人：林文欽

法律顧問：謝長廷・汪紹銘律師

美術策劃：曾堯生

印 刷 所：松霖彩色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1993 年 12 月初版第一刷

1994 年 6 月初版第二刷

定價：280 元

全套訂價 4700 元，不零售

緒言

鍾肇政

時代的巨輪轟然輾過了八十年代，迎來了嶄新的另一個年代——九十年代。

發軔於二十年代的台灣文學，至此也在時代潮流的沖激下，進入了一個極可能不同於以往的文學年代。

然則這九十年代的台灣文學，究竟會是怎樣的一種文學？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似乎更應該先問問：台灣文學又是怎樣一種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台灣本土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支。

倘就歷史層面予以考察，則台灣文學是「後進」的文學；比諸先進國的文學，即使是近鄰如日本，她的萌芽時期亦屬瞠乎其後，比諸中國五四後之有新文學，亦略遲數年。

只因是後進的，故而自然而然承襲了先進的餘緒，歐美諸國文學的影響固毋論矣，

即日本文學、中國文學等也給她帶來了諸多影響。易言之，先天上她就具備了多種特色集於一身，因而可能成為人類文學裏新穎而富特色的一支——當然這種說法恐難免落入過分單純化機械化的發展論，未必完全接近實際情形。事實上，一種藝術的發芽與成長，土地本身的人文條件與夫時代社經政治等的變易更動，在在可能促進或阻礙她的發展。證諸七十年來台灣文學的成長過程，堪稱充滿血淚，一路在荊棘與險阻的路途上踽踽而行，備嘗艱辛。

職是之故，若就其內涵以言，台灣文學是血淚的文學，是民族掙扎的文學。四百年台灣史，是台灣居民被迫虐的歷史。隨著不同的統治者不同的統治，歷史上每一個不同階段雖然也都有過不同的社會樣相與居民的不同生活情形，而統治者之剝削欺凌則始終如一。七十年台灣文學發展軌跡，時間上雖然不算多麼長，展現出來的自然也不外是被迫虐被欺凌者的心靈呼喊之連續。

台灣文學創建伊始之際，我們看到台灣文學之父賴和以文學做為抗爭手段之一的筆跡。他反抗日閥強權，他也向台灣人民的落伍、封建、愚昧宣戰。他身體力行，諸凡當時的抗日社團如文化協會、民衆黨和其後的新文協等，以及它們的種種活動，他幾乎是每役必與，並驅其如椽之筆發而為〈一桿秤子〉、〈不如意的過年〉、〈善訟的人的故事〉等小說與〈覺悟下的犧牲〉、〈南國哀歌〉等詩篇，為台灣文學開創了一片天空，樹立了

不朽典範。

中期，我們又有幸目睹了台灣文學巨人吳濁流之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最慘烈階段之際，在日本憲警虎視眈眈下，吳氏冒死寫下《亞細亞的孤兒》，戰後更在外來政權戒嚴體制的獨裁統治下，他復以《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長篇突破了統治者最大的禁忌。他不但為台灣文學建構了巍峨高峰，還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創設台灣第一個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培養、獎掖後進，傾注了其後半生心血，成為台灣文學的中流砥柱。

七十年霜的台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為數不少，尤其在時代的轉折點上，每見引領風騷的人物出現，各各留下可觀作品。此處暫不擬再列舉大名，但我們都知道，在統治者鐵蹄下，其中尚不乏以筆賈禍而身繫囹圄，備嘗鐵窗之苦者，甚或在二二八悲劇裏飲恨以終者。以所驅用的文學工具言，有台灣話文、白話文、日文、中文等等不一而足，蔚為世界文壇上罕見奇觀，此殆亦為台灣文學之一特色。日據時，曾有「外地文學」之稱，輒近亦有人以「邊疆文學」視之，唯她既立足本土，不論使用工具為何，其為台灣文學則無庸否定，且始終如一。

不錯，七十年來她的轉折多矣。其中還甚至有兩度陷入完全斷絕的真空期，其一為戰爭末期所謂「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乃至「皇民文學」的年代，以及戰後二二八之後迄

國府遷台實施恐怖統治、必需俟「戰後第一代」作家掙扎著試圖以「中文」驅筆創作、接續斷層爲止的年代。一言以蔽之，台灣文學本身的步履一直都是顛蹶的、蹣跚的。到了七十年代，鄉土之呼聲漸起，雖有鄉土文學論戰的壓抑，反倒造成台灣文學的欣欣向榮，入了八十年代，鄉土文學不僅成爲文壇主流，益以美麗島軍法大審之激盪，衝破文學禁忌成了不可遏止之勢，於是有覺醒後之政治文學大批出籠，使台灣文學的風貌又有了一變。

八十年代已矣。在年代與年代接續更替之際，正如若干年來每屆歲尾年始，報章上總會出現不少檢討與前瞻的論評文學，也一如往例悲觀與樂觀並陳，絕望與期許互見。有一明顯的跡象是嚴肅的台灣文學，讀者一直都極少極少，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消費社會、資訊多元化社會以及功利主義社會裏，文學的商品化及大眾化傾向已是莫之能禦的趨勢，於是當市場裏正如某些論者所指摘，充斥著通俗文學、輕薄文學一類作品，純正的文學乃又一次陷入危殆裏。

然而我們也欣幸地看到，八十年代末尾的一九八九年裏民主潮流驟起，舉世爲之震動。繼六四天安門事件被血腥彈壓之後，卻有東歐的改革之風席捲諸多社會主義共產國家，連蘇聯竟也大地撼動，專制統治漸見趨於鬆動的跡象。（草此文之際，世人均看到蘇俄首任總統終告產生。）這該也是樂觀論者之所以樂觀之憑藉吧。

不錯，新的人類世界確已隨九十年代以俱來。即令不是樂觀者，不免也會睜大眼睛看著世局之演變並對它有所期待才是。而九十年代台灣文學，自然也已是呼之欲出！君不見繼八九年年尾大選、國民黨挫敗之後，台灣的民主又向前跨了一步，即令有第八任總統選舉的權力鬥爭以及國大代表之挾選票以自重、肆意敲詐勒索等醜劇相繼上演於國人眼睜睜的視野裏，但其為獨大而專權了數十年之久的國民黨真正改革前的垂死掙扎，彰彰在吾人耳目。

在九十年代台灣文學即將展現於二千萬國人眼前之際，《台灣作家全集》（以下稱「本全集」）的問世是有其重大意義的。過去我們已看到幾種類似的集體展示，計有《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共五卷，明潭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八卷，後再追加四卷，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卷，文壇社，一九六五年十月）、《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卷，幼獅書店，一九六五年十月）等四種。無獨有偶，前兩者均為戰前台灣文學，後兩者則為清一色戰後台灣作家作品。而其中，除最後一種為個人結集之外，餘皆為多人合集。值得一提的是後兩者出版時，白色恐怖仍在餘燼未熄之際，前兩者則是鄉土文學論戰戰火甫戢、鄉土文學普遍受到肯定之後，因此可以說各各盡了其時代使命。

本全集可以說是集以上四種叢書之大成者。其一，是時間上貫穿台灣新文學發軔到

輓近的全局；其二，是選有代表性作家，每家一卷，因而總數達數十卷之鉅，堪稱自有台灣新文學以來之創舉。是對血漬斑斑的台灣文學之路途上，披荆斬棘，蹣跚走過的前輩們，以及現今仍在孜孜矻矻舉其沉重步伐奮勇前進的當代作家們之獻禮，也是對關心本土文學發展的廣大海內外讀者們的最大禮物。

（註：本文爲《台灣作家全集》〈總序〉的緒言，全文請看《賴和集》和《別冊》。）

是顛覆？還是追逐？

是顛覆？還是追逐？

——施叔青集序

施叔青崛起於台灣文學有明顯西化傾向的六〇年代，還是大學生的時候，便在《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等刊物上發表作品，早期發表的〈壁虎〉、〈盜觀音〉、〈約伯的末裔〉等作品，以及被認定「具有存在主義色彩」的〈倒放的天梯〉，顯示她是扛著現代主義的旗子走進文學的。

不過，隨著她不斷向外延伸的生活經驗，由台灣而紐約，再從紐約回台北，又由台北到香港，漫長而飄動的現實經驗和生活體認，使得她的作品出現過好幾種不算太小的變貌，譬如企圖擺脫現代主義影響的〈安崎坑〉、〈擺盪的人〉和〈牛鈴聲響〉等，被認為來自台灣早期市鎮生活、鄉土經驗世界的作品；這些發表於七〇年代前後的作品，顯示她有意退回到人生經驗的起點，紮穩一些現實體驗的根基，但如果因此認定施叔青顛覆了自己最初的現代主義的寫作主張，以這些外在經驗的變化，已然建立了她新的創作

主體結構，那就要忽略了她作品中的追索——不停地追索的本質了，否則，也就無法解釋她後來寫《琉璃瓦》，或到了香港之後，追逐香港人的故事，到底是出自怎樣的經驗起點了。

早期，施叔青的現代主義作品，被認定是在「死亡、性和瘋癲」的主題上循環不息，在她那隱含著神秘力量，並不容易完全被解釋的，帶有黑暗色調的精神荒原世界，有著相當明確的顛覆、反叛的意向，卻可以肯定和台灣文學史所要解釋的「現代詩」、「現代派」因抵抗官定文學所擎舉的文學旗幟無關。倒是施淑的說法比較可靠；她認為構成早期施叔青經驗世界的、肉體上、心靈上，或精神上受過斲傷的畸人，是出自女性作家反父權的寫作策略，是對男性沙文主義的顛覆，是對傳統父權文化的出擊。這樣的解說，有助於將施叔青早期的和晚近的作品創作精神的連貫。基本上是，施叔青始終沒有脫離小布爾喬亞的社會關懷範疇和思考模式，而決定了她的小說體質，這恐怕也是她從來沒有想過需要顛覆的一點。

白先勇看了施叔青最早的幾篇作品後，曾經鐵口直斷：「施叔青是台灣鹿港人，她是鹿港長大的——這點非常重要，鹿港是她的根，也是她小說作品的根。」又說：「施叔青的小說，背景不一定都在鹿港，但必是與鹿港相似的一些『荒原』，……施叔青的小說人物都是完全孤絕的畸人，他們不可能與任何人溝通，他們只有一個一個的立在黑暗

是顛覆？還是追逐？

的荒原上，對著死神，喃喃自語。」、「施叔青的小說世界，是透過她自己特有的折射鏡所投射出來的一個扭曲、怪異、夢魘似的世界。」

誠然，「鹿港」之於施叔青的作品，有著「可怕的真實性」，其實，施叔青的小說世界裏，鹿港並不會真實存在過。那麼她的小說有取於鹿港的是什麼，便十分明確了，鹿港既不是她所熱烈擁抱的根土，更缺乏的是她對鹿港的負擔。在施叔青早期的奇幻作品世界裏，鹿港充其量不過是她作品裏，虛擬演出舞台時的參考背景。感覺上，她好像背著鹿港走到台北、走到紐約，又背著回到台灣，再渡海到香港，其實，這好比是別在她作品外衣的商標一樣，只有出品處標示的意義而已，鹿港在施叔青肩上並沒有重量，把它當做根的說法，很可能錯過了驅動施叔青創作的動力，只是在觀念世界實有，而欠缺現實經驗實有的特質。

不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施叔青的作品風格一直在變，但把這些不斷翻動的面貌，以一種鹿港為軸心的根土解說，顯然低估了現代主義在施叔青小說裏，根深蒂固的影響力。這些年來，施叔青透過許多不同的題材，一如她在現實經驗的不斷延伸，她有許多新的作品面貌出現，但她的作品世界似乎又始終脫離不了白先勇當年所下的「咒語」——在追索「夢魘似患了分裂症的世界」。離開鹿港之後，到了繁華、喧囂的台北，如是，去過紐約，到了所謂沒有自己的傳統，沒有自己的歷史，只有物欲、情慾、絢麗多彩的

香港之後，依然如是。可見，這也無關童年世界或年輕時候的夢魘了，而只有追索、徵逐是一致而連貫的。

或許可以說，施叔青始終保持的不安定和不確定感，來自她對現實世界，一個業已腐蝕的，佈滿死亡、瘋癲、殘疾、破落、貧困世界的質疑，以及顛覆的意圖——那是否象徵男性沙文主義的父權中心社會，是另外的議題，但她對揭去紛擾、繁雜表象表層，被肢離後的世界，所謂「荒原」的探索，則是持續而不曾休止的。當然，從施叔青的作品年表很清楚的便看出的現實經驗伸展過程而言，她並不純然是將自己封閉在現代主義的觀念世界裏，放縱意識無約制地泛濫，所以她還是有些作品很台北的，有些則很紐約，到了香港之後，她的故事又顯得很香港，這和她早期的作品給人很鹿港的感覺，並無差別，當然也一樣沒有負擔。做為她小說場景的選擇意義，不過是隨機取樣，自然遠遠不及她那一直不放棄的連她自己也不太清楚的生活疑惑的追索顯得重要。

《施叔青集》，湊集了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四年，頭尾十五年間的七篇作品，當然不是全部，只是取樣，而且以多變的施叔青作品外貌來說，由是，是找不到絲毫可以嘗試為她定位的依據的；不過，〈倒放的天梯〉、〈常滿姨的一日〉、〈台灣玉〉和香港的故事，隱然正好代表了她四個階段的寫作故事取樣。〈倒放的天梯〉代表她受益於台灣現代主義風潮，刻意馳騁她的幻想和夢魘時的产品；油漆匠經歷孤單的、長久的、懸離地面的吊

是顛覆？還是追逐？

橋油漆工作——在極端孤絕的恐懼後，精神崩潰了；小說以回溯的方式，嘗試解開意志的謎題。〈常滿姨的一日〉到〈台灣玉〉而香港的故事，則似乎統一在浮世繪的現實追逐裏。常滿姨是從台灣處心積慮放洋到紐約的女傭，台灣玉寫退休外交官太太的藝品外銷發財夢碎，香港人的故事樣式品種是多了些，但似乎都不外是金錢、物欲、情慾的傾軋和爭逐。

雖然，這些故事和台灣都有一根似有若無的地緣、事緣的細線牽引著，但肯定與台灣無涉，更不與鹿港夢土相牽連，它全然只是浮著的現實現象，人間不斷翻演的，近乎愚蠢的故事。做為本集大宗的香港故事，可以說是施叔青適時而準確地掌握了九七陰影下的香港精神和現實，無關愛憎憂歡，作者只要有耐心爭逐，這樣的故事可以一直寫下去，寫到香港不再是香港，仍然不動心、不傷情。這裏全無針砭的意思，只是藉此說明，施叔青早先自承以堆積木的方式經營小說，而現在正以雕鏤藝品的熟練和精巧打造香港故事，在本質上可謂苦心保存了小說創作這門工藝，此外，施叔青還是很誇張的現代主義信徒。

目錄

緒言／鍾肇政 1

是顛覆？還是追逐？ 9

——施叔青集序

【施叔青集】

倒放的天梯 1

常滿姨的一日 25

台灣玉 63

懷細怨——香港的故事之一 119

密變——香港的故事之二 155

票房——香港的故事之三 195

一夜遊——香港的故事之五 235

論施叔青早期小說的禁錮與顛覆意識／施淑 271

從傳奇到志怪／王德威 289

——評施叔青的《韭菜命的人》

施叔青小說評論引得 293

施叔青生平寫作年表 297

倒放的天梯

醫學討論會

做一個精神科的實習醫師，對於所屬的實習醫院每個月定期舉行的醫學討論會，除了被迫必得列席之外，還須將席間研討的內容一一筆錄。

這種討論會，按照慣例，由院長親自主持。每次在進入討論的伊始，他先提出一項外國醫學界最新報導的病例，以供在座的精神科主治醫師，以及從事該項治療的助手們，針對這病例潛心思索，從而獲致各人的見解。

那些仍然在學的實習醫師，對於這種方式的會議，總有類似上課的感覺。他們一致認為：在特定的一段時間內，就一個來自國外醫學界的實例，醫師們聚在一起誠心切磋，在增長知識與解決問題上，常是成績斐然的。